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四回 殷尚赤爭風月打鹽商 董敬泉苦銀錢買節級

話說殷尚赤忽聽得瑤琴被人半路邀截，打發他出門，不勝惱怒。因轉了一個念頭，恐瑤琴回來，日後不好來住，只氣忿忿走了出來。便一路尋思道：「什麼富商？怎恁的目內無人？將我一個熱突突的瑤琴半路截去，叫我怎氣得他過！若不尋著與他做個對頭，也吃這勾欄內人作笑柄，後來走動也沒光彩。」忽想道：「我中了鴉兒的離調計了。她與人串通，只說拜壽，將瑤琴送去，決不在院內歡耍。我如今只去暗暗尋訪，決不與他甘休！」遂走回家，將一套衣服除去，換了素常包巾、窄袖、拴縛腰間，穿了一雙深面起跟鞋，吃了頓飽，遂出門閒走，只不走入勾欄院來。一連走了數日，並不見有什麼頭腦來，心中十分納悶。一日信步走出岳門。走不四、五里，早見落花飛絮點點沾衣，他只無心理會，隨著高低曲徑抹走。走了多時，忽抬頭看見奇峰怪石，古木喬松，一所極熱鬧的地方。殷尚赤細細一看，方知是當年徽宗在此起築的一座皇莊，常來遊幸。因年老，與一班人講道談玄，以致國事日非，不來遊賞，便就塌損傾圮，不復舊時模樣。便有附近居民皆依石傍峰，在皇莊左近前後蓋造屋宇，開張酒肆茶坊，供這些遊人憩息。此時正是春景，故此遊人往來不絕。殷尚赤看了道：「我今日無意中走來，怎得有此情懷，與這班閒人遊玩。倒不如尋個鬆閒石上去坐坐吧。」遂只揀僻靜處走來。因轉過一帶高崗，只見崗下有幾進樓房，周圍一帶土牆圍著，這座屋宇在內，十分幽致。遂走下崗，繞著這帶土牆走來。卻見內中一株青鬆，直罩出牆外來。牆外有幾塊怪石，奇峰屹立。遂不勝歡喜，要來坐在石上，看這些往來遊人。

不期才坐下，忽飛了一隻烏鴉來，立在奇峰頂上，朝著殷尚赤不住的伸頸怪叫。殷尚赤見了，甚不喜歡，便罵道：「你這王八，也來將我奚落！料想我不去打人殺人，你朝著我叫我什麼？」遂將手往上一舉，要趕它飛去。誰知這只烏鴉偏不怕趕，只是亂叫。殷尚赤被它叫得耳根不寧，便十分焦躁起來。遂立起身，走在奇峰石下，立在高處，雙手板著峰石搖撼，要將這塊奇峰石掀倒。這只烏鴉見他搖撼的勢重，一時站立不住，遂展翅飛立在青松枝上，轉身又向著殷尚赤呱呱怪叫。殷尚赤便不搖撼峰石，即轉身朝著牆上，見這烏鴉比前更叫得兇惡，遂又罵道：「你這王八隻向著我叫，豈不是件怪事？」便又要趕來。

不期身子立在高處，早望得見牆內有幾個男人圍著蹴球，又有個婦人背轉身坐在旁邊椅上，用手搭伏在那裡，不知看些什麼。因暗想道：「這是好人家，白日在園中蹴球耍樂，不要被他們看見，說我輕薄了他，只下去吧。」遂走來坐在原處，這烏鴉早已飛去。坐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我從小便學蹴球，東京俱道我身材巧捷。只前日同瑤琴蹴了幾回，她便學我的身分解數，我就教了她些。只不知這幾個人蹴得如何，我今只隱身在峰石背後偷看他蹴一回，得便處看看這婦人，散些悶回去也好。」遂復走在高處，將身閃立峰邊悄悄偷看。這班人蹴得甚是平常，便不耐煩再看。正要下來，只見蹴場中一個胖大漢子走出圍來扯那婦人。殷尚赤暗想道：「蹴球是不好看，且看他扯過這婦人的臉嘴來，是恁模樣，回去也亦是放心。」便又立著。不看時還好，如今看明，不覺大怒起來。

原來這婦人就是瑤琴。自從那日哄來，被董敬泉纏住不放，心中十分記念殷尚赤，只能脫身回家。這日飯後，被董敬泉扯她園中蹴球耍子，瑤琴只得同他蹴起。董敬泉那裡曉得什麼好歹，只死立著直挺挺的滾踢。虧得幾個閒漢大家幫襯。只幾腳將那氣球踢送瑤琴。瑤琴遂將小腳兒勾住顛穩了氣球，一時間扭扭身軀百般波俏，蹴出許多名色來。董敬泉見了，只連聲叫好道：「俺也踢了好些球兒，自不曾見恁踢的有趣，可不喜壞殺了俺！」瑤琴蹴了一會，便將氣球蹴起，向董敬泉懷中蹴來。董敬泉一時手慌腳亂，接便接了，只蹴不出好來，險些落地。眾閒漢忙來幫幫襯襯，吵做一團。瑤琴得空，遂走出圍場，坐在椅上。董敬泉道：「你且歇歇氣兒，再來與俺耍。」說罷自同眾閒漢蹴。瑤琴坐在椅上，看他們不上眼，遂兜上心來，想起殷尚赤。遂轉身搭伏，斜靠在椅上，只癡癡的想念。忽被董敬泉走來歪纏，定要扯她去蹴球，瑤琴只得回過身來推辭。早被殷尚赤在牆外細細看明，方知被商人藏匿在此，便勃然大怒道：「我訪尋了這些日，卻在這裡被人騰倒。不去奪回，等待何時！」遂大踏步奔到牆下，托地跳上牆頭，再躡身往牆內一跳，搶步上來，大喝道：「好大膽賊男女，狗弟子孩兒，怎敢霸佔殷尚赤相與的粉頭，窩藏在此怪浪！」便趕近前來。董敬泉忽見人跳過牆來將他大罵，聽明方知是殷尚赤，便不勝大怒。遂棄了瑤琴，走一步大罵道：「俺一個富商，誰人敢來挺撞。莫說是勾欄院行貨，不是你老娘；便是你老娘，俺老子霸佔了，也不許你吱個聲兒。敢來討死！」說罷遂喝眾伴當：「快與俺動手，打這死花半截腿下來，叫他沒氣苦。俺幾貫錢鈔，送入開封府作燒埋銀兩！」眾伴當有的去取棍棒，有的便來動手。

殷尚赤聽了，一時八萬四千毛孔，根根俱豎，睜圓怪眼。見眾人俱圍打攔來，疾忙虛起一脚。眾人連忙躲閃。早被他趁勢趕進，將董敬泉劈胸揪住。董敬泉不曾提防，急要掙脫。誰知殷尚赤力大，將他如小雞般提過來，往地下一跤攢倒。掄著右拳，覷定董敬泉面門「豁刺」一拳打下，正打在眉心眼角。大喝道：「你這狗弟子孩兒、有幾個臭錢，直恁不放在眼內！且叫你做個瞎子，受些沒眼的活地獄！」董敬泉吃打這一拳，直打得兩耳內一時鑊兒、鉞兒、錘兒、磬兒不住的嗡嗡亂響；兩眼中有千萬個金屎頭蒼蠅往來飛舞；兩鼻中一如吃了辣芥菜，直衝得鼻涕眼淚一齊往外亂滾。口中只叫人：「快來救命！殷尚赤又掄起拳頭，覷定董敬泉吃兩個下頰，一拳打下，正打在鬚鬚中間。大喝道：「你這張臭驢嘴，倚著商人體面，出口傷人父母，要送我到官。你倒求我聲兒，我倒吃軟不吃硬，你卻叫人救命！」你這狗弟子孩兒，可知關公劫魯肅，並沒一人敢上前來救護。若有一個來，先叫你死！」董敬泉打這一下，滿口中一時酸甜苦辣，將二十四個牙齒一齊搖動，早迸脫了上下兩上門牙，血沫往外亂噴。此時眾伴當、閒漢俱要來救護攢打殷尚赤，忽聽見「關公劫魯肅」，生死俱在他手中，遂不敢上前來救。

這瑤琴先前突見殷尚赤跳入圍來，不勝驚驚喜喜，忙立起身要來迎接。不期喝罵著董敬泉，遂不便走來相見，只得立住。又見他放出本事，將董敬泉跌翻在地，卻也心上暗暗歡喜道：「打得他好！裝模作樣，只要人奉承他。」遂不來解勸。打了第二拳便看了一眼，見董敬泉鼻歪嘴腫，鮮血交流，十分怕人。遂轉了一念，忙來抱住殷尚赤。殷尚赤正要打第三拳，絕他的性命，忽被瑤琴走來抱定，便說道：「你勸什麼？他有好意到你來？」瑤琴兩眼垂淚說道：「賤妾焉敢解勸！可惜官人一個少年俊傑，前程萬里，怎為賤妾煙花奮不顧身？倘一時失手，受累不淺。」殷尚赤道：「我與你恁般熱突，要他來吵斷。我今只打死了他，便受累也不妨！」說罷又要打落。瑤琴忙又攔定道：「官人怎這般執性，萬不可為妾傷人，自受其害！」說罷大哭起來。殷尚赤見了，一時手軟，打不下去，道：「既是恁地，我且饒他。」兩手卻不放鬆。忽抬頭一看，只見眾人俱齊攢攢執著棍棒，他方才吃驚。忙一眼看去，見亭旁有塊青石琴台，有六尺來長，尺餘厚闊，約有五百多斤。便鬆手立起身來，疾忙搶進亭旁，用兩手舉起，作擲來的模樣，向著眾人大喝道：「敢來作對，照此亭為例！」遂往亭柱上橫衝擲去。用的力猛，去的勢重，只一衝擊，「豁刺」一聲響亮，早將這座亭子打倒在地。急縱身跳出土牆，飛奔入城而去。

這些伴當見瑤琴哭勸，又聽見說也饒他，遂大家留心，等他鬆手時一齊動手，不怕他逃去。忽見舉起琴石打來，俱各大驚，連忙退後。今見打倒亭子，個個嚇得吐舌，誰敢還指望來拿他？直看殷尚赤跳過牆去，才敢在滿圍中叫拿叫捉的混吵。

這瑤琴見殷尚赤這般作用脫身，因暗想道：「我與他相與了這些時，只道他做人比綿還軟，誰知今日打人比鐵還硬。」因見董敬泉在地下昏昏沉沉，叫疼叫痛，只得忙在自己身上裂下一方綢絹來，替他包紮了頭面，又用手要攙扶他起來。誰知一個身子比死人還重，那裡動得分毫，連忙叫人。眾伴當、閒漢忙來攙扶入內，董敬泉只說不出話來。眾人驚慌，一面灌救，一面去請醫人來醫治。瑤琴擔著一把干條，小心服事半夜，方才說得出話來。

到了天明，董敬泉即吩咐心腹伴當備了副厚禮，到開封府進狀。開封府接了狀詞，即差人出來拘拿。這差人奉了牌票，即出來商議道：「若奉承得原告喜歡，卻有十分財喜。只是這殷尚赤向來是個頑皮，手腳又是唧溜。方才董家人說他在園內行兇，實是怕人。如今若一徑到他家去拿他，倘被他恃頑撒溜，一時那裡去拿他？倒是一件干係。須要大家計較想個法兒，一索捫翻，方才沒

事。」大家計較了半晌，內中有個說道：「他為爭風月，我們還在風月上計較。何不去與張鴛兒商量？」遂走來商議了一番，便去埋伏左近。遂著一個到殷家堂中，向內問道：「殷大官人可在家麼？」裡面有人出來問道：「尋我家官人做什麼？」那公差假說道：「我〔是〕張瑤琴打發來的，急要請你官人去說話。恐不信准，叫我拿件信物在此。」說罷，遂在袖中取出道：「煩你進去，大官人自然曉得。」家人接了人去。此時殷尚赤正在家中，想著：「昨日打了董商，雖不敢與我作對，必要埋怨瑤琴因她惹禍。不知留住不放，還是放了來家？」正要出門打探，忽見伴當進來，拿著一柄詩扇相請。殷尚赤見了，卻是當日帶去初會瑤琴，後被張鴛兒趕逐，一時氣惱，不曾入房去取，一徑走回，遂信是實，不勝歡喜。忙將詩扇放下，出來問這人道：「瑤琴來家了麼？」那公差假答道：「是今早回家，即著我來請官人去說話。」殷尚赤聽了滿心歡喜，便不再問。遂同走出大門，低頭前走，恨不得一步跨進勾欄院門，與張瑤琴相見。一面走著，一面心中打點了許多溫存言語。

正想到得意間，忽前後兩旁突擁出二十餘人，將他左右兩手緊緊按住，一條鐵索劈頭套鎖，推著便走。殷尚赤一時「地裡被人擒鎖，手腳俱施展不來，便大怒喝罵道：「你這些賊男女，是什麼人，敢將我恁地鎖縛？」遂立著不動。只見前來請的這個人說道：「你昨日在皇莊逞凶，打壞了董商人。他今早告在開封府，我們奉相公差遣來拘你。」殷尚赤聽了，便說道：「這是件鬥毆詞訟。他既告我，我是被告，也不消似拿盜賊般，趁早放手。」那公差道：「不然。我們不是這等擒拿，只因你素常沒個好名。若不是這般拿鎖，我們幾個人，還不夠你一頓拳打腳踢哩。」殷尚赤大笑道：「我一個做漢子的人，你既說明怕我動手，我只不動手。到府中去，自有話與他對理。可知不是沒頭官司，怕他怎麼！」遂昂然直走，眾人便蜂擁著一齊入府。

已先有人進去稟知。等不一會，開封府相公坐出堂來。眾差役將他推到堂下，殷尚赤正要訴說，不期相公一坐下，不容分說，即拍案高聲喝罵道：「你這賊潑頑皮，怎敢在皇莊禁地白晝行兇，擅打國課商人？有礙朝廷體統，真是死有餘辜！又將商人打落面前二齒，若不按律重懲，何以警眾！」喝叫左右：「與我重責這頑皮，然後定罪！」殷尚赤極力分辯，眾衙役那裡由他，只更番打來，直打得肉綻皮開。殷尚赤只大叫大嚷：「徇私枉法！」開封府見打到五十下下，又見這般叫嚷，恐有耳目，遂說道：「現今商人受傷不知生死，且將這頑皮下入牢去。俟過百日外，然後定罪。」遂將殷尚赤上了刑具，推入牢去。

原來這開封府相公是永興人，與董敬泉是鄉親。今早得了他禮物，遂不容殷尚赤分辯，打個盡情，下在牢中，以泄董敬泉的氣。董家伴當見處得暢快，回來報知。董敬泉雖是歡喜，卻仇恨難消，必要將殷尚赤處死。遂又吩咐一個得力伴當去囑托牢中，叫他暗暗謀害。這伴當領命，即來到孫節級家，正值在家料理飯食送入牢去，遂出來兩個相見。孫節級問道：「不知大叔何事下傭？」那伴當說道：「小可因有一事，特來相煩節級。請一便處，方敢細陳底裡。」孫節級道：「此處沒人，不妨有話直說。」那伴當聽了，方同坐下說道：「小可奉家主董員外之命來見節級，非為別事，就為今早蒙本府相公審的這件事，牢中事情俱在節級手中，故托相懇一二。」

孫節級聽了，早瞧科了九分，暗暗吃驚。忙笑說道：「聞知這殷尚赤打傷了員外，莫非來托我了當他麼？」那伴當笑道：「果是節級見頭和尾。實不相瞞，我家員外被傷，雖不傷命，卻懷恨入骨。故托小哥先具白金十兩，有了回音再奉二十，望即允從。」說罷，便在袖中取出送來。孫節級接在手中，因說道：「你家員外怎恁般輕人？要安排一條人命，須犬出個手兒。這幾兩銀子還不夠我分給眾人買酒吃，這事如何做得來？如今我若一徑推辭，又道我不近人情，眼內只有銀錢，反使員外笑我。也罷，你如今回去，只叫員外送我五十兩。先有十兩，再拿四十兩來，還他一個乾淨。」那伴當聽了，不勝歡喜，滿口應承道：「節級果然作事恁地爽快，殺得人救得人，不枉人稱是小虯髯。即今小可回去上復員外，再送三十兩，後找十兩，何如？」孫節級道：「恁便做得。我在家候你回信。」那伴當即辭出門。

原來這孫節級，是開封府一名禁役，宋時叫做節級。他名字叫做孫本，是山東臨淄縣人。為人輕財好義，見人患難，極肯拯救。人具稱他是小虯髯孫本。幼時棄文習武，充投幕卒跟隨主將出征，為爭戰功得罪本官，本官將他問成死罪，下禁在開封府獄中。後因本官削職，沒了對頭，他便托人謀為，脫了罪名。因在獄中多年，深知獄中可以救死超生，遂謀做這節級。見人冤苦不平之事，必盡力為他周旋設法，使他出獄，心中方快。在他手中也不知救了多少人出去。就是重犯，他也百般體恤。故此滿獄中罪犯無不感恩。又待人謙謹。衙中人個個喜他，俱與他相好。

這日堂上發下殷尚赤到獄來，曉得衙中上下俱得了重賄，將他用了重刑，只不知為甚情由。遂著幾個牢卒，攙扶他安歇在一間房內，與他料理腿食，自己便來細問。殷尚赤遂忍著痛苦。將始末緣由說道：「好個糊塗沒道理的相公！也不對審，便將人恁般處置。」孫本聰明，才曉得他是條漢子，便留心說道：「原來你撞了這個大對頭。可知湖塗沒道理是受了私賄，叫他怎有得道理？你如今安心掙扎，慢慢的等個出路。」殷尚赤見他是個好人，不勝感激道：「難得節級哥恁般好情。若得出頭，決不相負。我今在此，被人「地」哄來，家中還沒知道。敢煩節級哥著人通個信兒，好來看我。」孫本道：「你家中甚遠。今還不曾過午，我今回家料理些來吃了，再去通知。」遂自走了半晌。

正要出門，不期董家著人來囑托他謀死殷尚赤，遂暗暗沉吟道：「我若不答應，他又去轉托別人，這條性命決難保全。」遂一力提當。打發這人去後，即叫人拿了酒食，同人獄來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雙手劈開天地壤，一頭觸倒不週山。